

# 大正時期臺南孔廟整修之兩位主要人物： 枝德二、許廷光

黃啟書\*

## 摘要

綜覽漢人的開拓的歷程，在衣食等必需的生活經濟趨於穩定之後，地方士紳多會興學廣教。臺灣最早的孔廟，乃明永曆19年（1665）創建於臺南，素有「全臺首學」之美譽，至今仍是臺灣最重要的孔廟。其後隨各地設治後之科考需求，漸有其他廟學之興築。其外形上雖與世俗宮廟相近，然而興築緣由乃至於裝飾藝術，在需符合一定的建築禮制規範下，實有差別。此外，各地孔廟又屢因各地歷史發展與環境影響，而呈現出若干區域差異。

日軍入臺之初，臺南孔廟前後成為駐軍、官舍及臺南第一公學校校舍或教室使用。至大正6年臺南廳知事枝德二方動員官方力量，集結地方人士與臺南廳幕僚，著手規劃修築資金之募集與工程事務。本文即分別討論在日據時期對於臺南孔廟修繕較具影響力之人物，枝德二、許廷光二人之背景與其對孔廟之貢獻。

關鍵詞：孔廟、日據時期、臺南、枝德二、許廷光

---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Discussion on the Main Characters about the Renovation of Tainan Confucian Temple in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Huang Chi-Sh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Confucian temple is devoted to the memory of Confucius and for the sages and philosophers of Confucianism. The largest and oldest Confucian temple was established in Qufu in Shandong Province (479 B.C.)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temples devoted to the cult of Confucius was an outcome of his gradual canonization in Han Dynasty. In Tang Dynasty, Confucian temple decreed that schools in all provinces and counties should have a Confucian temple, as a result of which temples spread throughout China.

The first Confucian temple in Taiwan was established in Tainan (1665A.D.), which was designed in a typical Fujian temple style. It was the first learning institute for children when Taiwan was ruled by Qing Dynasty. It is also called as the First Academy of Taiwan years later. After 1895, when Japan began to rule Taiwan, this Confucian temple was used as public school and military barrack. Eda, the Chief of Tainan Prefecture suggested a major renovation in 1917 after it is considerably damaged. This renovation was supported by Japan official funds and the construction was completed by Japanese architects. Unfortunately, some parts of the construction were torn down before completion, and hence resulted in the scale and the temple structure as we can see today.

This paper discusses Eda Tokuji and Xu Ting-guang, who involved in the Renovation of Tainan Confucius Temple in 1917.

**Keywords:** Confucian Templ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Tainan, Eda Tokuji, Xu

**Ting-guang**



# 大正時期臺南孔廟整修之兩位主要人物： 枝德二、許廷光

黃啟書

## 一、前言

綜覽漢人開拓歷程，在衣食等生活經濟趨於穩定之後，地方士紳多興學廣教，此亦《論語》治民「先富後教」之理。臺灣最早的孔廟乃明永曆 19 年（1665）創建於臺南，素有「全臺首學」之美譽。其後隨各地設治後之科考需求，輒有籌設孔廟與學宮之議。<sup>1</sup>綜言之，在乙未割讓以前，臺灣孔廟共有臺南、安平、嘉義、鳳山、臺灣、彰化、臺北、新竹、宜蘭等 9 處。<sup>2</sup>日軍入臺後，多數廟宇與學宮每因軍事用途而遭佔用<sup>3</sup>，其後或失修廢置，甚至拆除。一般廟宇如保安宮、龍山寺等，尚可依

<sup>1</sup> 明鄭時臺灣設有 1 府 2 縣，廟學惟陳永華籌設之「先師聖廟」而已。康熙 22 年（1683）臺灣納入清朝版圖，初置 1 府 3 縣，其中臺灣府學因明鄭之舊；臺灣、諸羅、鳳山三縣則增設縣學。雍正朝雖增設彰化縣與淡水、澎湖 2 廳，但惟設彰化縣學；淡水廳則至嘉慶朝始設學宮。噶瑪蘭廳於嘉慶時設置，學宮則至同治時方立。光緒初及 14 年臺灣建置屢易，但惟光緒 5 年設臺北府學、17 年設臺灣府學；淡水縣學乃借用學海書院，苗栗、雲林則借用當地文昌祠；臺灣縣未設孔廟，其他地區則廟學設置皆未聞。

<sup>2</sup> 參見連橫：《臺灣通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317-318 臺灣儒學表，其中並標明恆春、臺灣、雲林、苗栗及淡水等縣學未建。但黃純青、林熊祥等：《臺灣省通志稿》（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12701-12702 則猶列恆春、淡水、雲林、苗栗等 4 縣學而未說明其建置情況，宜有斟酌之處。

<sup>3</sup> 溫國良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 28 年 10 月至明治 35 年 4 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205-254 詳載明治 31 年（1898）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調查臺灣當地寺廟用作兵營之情況。其中孔廟之佔用，凡臺中孔子廟（衛戍病院）、集集文廟（警察署）、彰化聖廟（國語傳習所）、宜蘭大聖殿（衛戍病院）、新竹孔子廟（部隊駐紮）、臺北文廟（衛戍病院）、嘉義孔子廟（部隊駐紮）、東港文武廟（派出所）等。又據〔日〕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臺南：高島怡三郎，1918），頁 21 所記載：臺南府學亦曾做為軍隊駐屯所，後又充用為臺南民政支所職員宿舍，再被臺南第一公學校借用為校舍。而安平縣學被借為地方法院，後亦遭拆除。惟鳳山縣未詳。

托日本佛教的保護，得以倖免。<sup>4</sup>至於孔廟，除少數如臺南、彰化外，其餘鮮能保有清代的面貌。如臺北府學光緒 5 年（1879）方立於南門之內。甲午戰敗，孔廟乃遭荒廢，後為日人拆除以建立學校，即是一例。日據初期，偶見有祭孔或修繕之事，如明治 30 年（1897）臺南孔廟樂局「以成書院」董事曾取樂局之田租來修補大成殿等殿宇，並修理樂局之禮、樂器<sup>5</sup>；40 年總督府曾補助宜蘭孔子廟的祭典費<sup>6</sup>；42 年新竹孔子廟遭選定為新竹公學校用地，管理人試圖保有大成殿、東西廡與崇聖祠等主體建築，請求同意修繕大殿並恢復祭祀。又避免東西廡與崇聖祠遭拆除，復提出將二處提供作為學校校舍無償使用。<sup>7</sup>降至大正初期，雖未及所謂日本文官總督時期<sup>8</sup>，但政令對臺灣民間傳統禮俗已漸弛禁。南北孔廟此時皆有修整與重建之舉：大正 6 年（1917）臺南孔廟由廳長枝德二主導重修；14 年臺北市紳黃贊鈞、陳培根、辜顯榮等邀集地方賢達，捐地、募款，聘請泉州匠師王益順負責設計，於大龍峒保安宮旁重建臺北孔廟。

孔廟在外形上雖與世俗宮殿、寺廟相近，復因其歷史發展與環境影響，呈現出若干地域差異。然其列於官方祀典下，興築格局乃至於裝飾，仍需遵行朝廷禮制規範。在劉銘傳力促臺灣建省前，臺南向為文教、政經重心之所在。是以臺南孔廟在明鄭時期雖出乎草創，位階卻等同「國學」。臺灣納入清版圖後，雖由「國學」降為「府學」，但臺南孔廟猶是全島最高等級的官學，尤其相對於後來興築之諸廟學，形制最為宏偉、周全。日據以前，臺南孔廟主要由其樂局以成書院維護。據書院沿革所述：道光 15 年（1835）時鳳山秀才蔡植楠提議設置聖廟樂局，以教諸生習樂、舞佾。遂與吳尚新、劉衣紹等人捐獻鉅資創設樂局，咸豐時吳孰禮出資購地捐獻給樂

<sup>4</sup> 廖武治監修，李世偉等編纂：《新修大龍峒保安宮志》（臺北：臺北保安宮，2005），頁 22-47。

<sup>5</sup> 〔日〕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頁 22-23。

<sup>6</sup>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詢系統》，追加第 15 卷 12 號，網址：<http://db1n.th.gov.tw/sotokufu/query.php>（2015 年 8 月 3 日上網）。

<sup>7</sup> 溫國良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 42 年 5 月至明治 44 年 11 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頁 37-40、65-73。

<sup>8</sup> 日本據臺共有 19 任總督，學者依總督之出身背景，稱樺山資紀至明石元二郎等 7 任為前期武官總督時代；大正 8 年之田健治郎到任，至中川健藏等 9 任為文官總督時代；小林躋造至安藤利吉等 3 任為後期武官總督時代。詳參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頁 72、114-115、165。

局，以田畑收入維持樂局運作，是為以成書院之前身。光緒 17 年（1891）工部郎中職員陳鳴鏞憫文廟聖禮雅樂將淪，乃取古樂八音，加餅鼓、三音、叫鑼、鑼鐸、雙音等化為 13 種樂器，聘王縣令少君為樂師，林協台公子林二舍為顧問，邀集地方文士，研練禮樂，名曰以成書院，並推進士許南英為董事長，禮樂生仍以秀才或童生為之。<sup>9</sup>乙未割臺時，許南英猶任團練守衛臺南。及唐景崧、劉永福去臺，方離臺避禍，寄籍福建漳州。此時以成書院組織亦無力維持。明治年間，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與臺南地方文士共議重修聖廟，重組以成書院董事凡 8 名。其中蔡國琳為舉人，身分最崇，列於首席。<sup>10</sup>蔡氏主持樂局時雖曾領導修補大成殿，甚至明治 40 年（1907）宜蘭孔廟新修築完成而舉行春祭典禮，為恐禮未明而樂不備，尚特請蔡氏為糾儀官。<sup>11</sup>是其對於日據時期孔廟文物儀節之維護、推揚，貢獻甚多。惟蔡氏於明治 42 年以病卒，故當大正 4 年原臺中廳知事枝德二調任臺南廳，欲動員官方力量，集結地方人士與臺南廳幕僚，著手規劃修築資金之募集與工程事務時，以成書院方面，只能仰賴健在的董事許廷光、楊鵬搏等人繼之。

臺南孔廟大正年間的重修，就日據時期孔廟的發展，可謂最重要的事件。其重修的規劃對於現今古蹟維護的觀念而言，亦具有指標性。凡此，值得吾人對其參與人物與重修細節加以探討。今存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一書，即已詳載此次整修原委、募款人代表與及金額等資料。蓋該書發行人高島怡三郎，出版時擔任臺南廳庶務課庶務係長。作者山田氏於明治 45 年至大正 9 年（1912-1920）皆任職於庶務課<sup>12</sup>，此書幾近是臺南廳之官方宣傳品。本文即以該書為基礎，鉤沈相關史料，討論在日據時期對於臺南孔廟修繕過程中較具影響力之人物：日籍地方官長枝德二、

<sup>9</sup> 林開登編：《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三四週年誕辰釋奠暨以成書院一五〇週年特刊》（臺南：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1984），頁 4。考清·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191「樂局」條提及：同治 10 年彰化遴選佾生開局教演，凡選本籍俊秀，通曉音律，嫻習禮儀者計 40 名。惟因佾生於府縣兩試時，得免應考。各縣樂局便每有竄名佾生，混圖跨考之流弊。

<sup>10</sup> 〔日〕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頁 97-98。

<sup>11</sup> 杜美芬：〈臺北孔廟的建置與祀典沿革〉，收入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歷史學研究所、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東亞地域孔廟與儒學研究中心編：《第一屆東亞地域孔廟與儒學研討會論文集》（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3），頁 109。

<sup>12</sup>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2015 年 8 月 3 日上網）。

臺籍士紳兼以成書院董事許廷光，並藉分析此不同身分之二人於重修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及其影響。

## 二、枝德二（Eda Tokuji）以官方立場主導修繕

枝德二（1863-?）日本廣島縣福山町人，自廣島縣師範學校畢業後，歷任縣府督學，師範女中等學校教諭校長等職，後陞縣事務官，就任同縣內務部長。明治 42 年（1909）臺灣總督府改革地方官制，渡臺任臺中廳長，進行都市計畫，建設臺中公園。大正 4 年（1915）調任臺南廳長，重修孔子廟為治績之最。9 年接任改制後之臺南州知事，次年退休，轉入其任內所推動之嘉南大圳組合任主事。<sup>13</sup>又據昭和 5 年（1930）《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所稱：其由嘉南大圳組合退休後於神戶過著悠悠自適的生活。<sup>14</sup>

前述明治 30 年（1897）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曾與臺南士紳共議重修聖廟，重組以成書院董事凡蔡國琳等 8 人，並著手修補大成殿並修理禮、樂器一事。詳考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云：

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月より本廟を臺南第一公學校の校舍に假用するに至り大成殿及ひ一二の棟宇を除き爾餘の建物は悉く教室事務室或は職員宿舍等に充當せる以て此等所要建物に對し開校の當初學校設備の關係上臨時應急の修復を為せしは勿論，爾後大正六年（1917）學校撤退期に至る迄，年年必要なる小修補を加へしに因り，廟の保存上益する所少なからざりしものの如し。<sup>15</sup>

可見直到大正 6 年以前，除了大成殿等少數建築外，其餘殿宇皆挪為臺南第一公學校校舍或教室使用。因此《臺南聖廟考》所提及：蔡夢熊等人對於大成殿的修補及

<sup>13</sup> 黃典權、游醒民等：《臺南市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4110、4419。

<sup>14</sup> 〔日〕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第 5 編，頁 58。

<sup>15</sup> 〔日〕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頁 21。



釋奠禮之舉辦，當時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似亦慨歎孔廟之荒廢，支持士紳修繕孔廟與恢復祭祀之舉云云。<sup>16</sup>可能只是山田氏刻意為地方長官帶上一筆而已。實際上明治 30 年蔡國琳等對孔廟之修繕，以及 38 年修復文昌閣等，全仰賴諸樂局諸董事之慘淡維持。在大正重修以前，臺南孔廟並無官方之支援，自然無法改變孔廟被佔用、頹敗的命運。直至大正 4 年枝德二由臺中調任臺南廳，積極結合日本官方與地方士紳的力量，籌募重修臺南孔廟的資金，才讓孔廟得以回復原本用途，善加維護。從《臺南聖廟考》中不易看出何以枝德二對孔廟如此熱衷、尊崇？豈是枝氏師範出身的背景？試考察其於臺中廳長的作為：枝氏明治 42 年（1909）10 月到任，大正 4 年（1915）12 月轉任臺南廳長，期間凡在臺中公園興建臺中神社、立後藤新平壽像、興建臺中市役所（原為公共埤圳聯合會事務所）、臺中廳舍，推動市區改正，鋪設排水溝與自來水管線，在離職前並將大墩溪改稱柳川。<sup>17</sup>雖然為縱貫鐵路全線通車所興築的臺中公園，早在枝德二到任前完成。但大正 2 年總督府將「御休憩所」撥交臺中廳管理，臺中公園便成為遊客必訪留影的臺中地標。無論是棋盤式的都市計畫、歐風的樣式建築官廳，充分表露出脫亞入歐的風格。特別是全島進行市區改正時，有意無意打破清代遺留的街廓，甚至拆毀重要的官衙建築。枝德二既做為臺中一地市區改正的執行者，顯然不會對於中國傳統建築有太多眷戀。因此日據初期曾被軍醫院佔用的臺中孔廟，便不見有任何歸還、重建的聲音，而在日據時期徹底消失！枝德二不只是熱心推動都市現代化，對於大型公共建設，亦頗為熱心。這一點在其任上推動嘉南大圳的興建，更為明顯。因此枝德二推動臺南孔廟之整修，可能不完全是從尊崇孔聖的角度，可能另有思考。

### （一）官方人員與資金挹注

考察《臺南聖廟考》所述整修過程，尤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涉入的程度。日軍入臺對各地孔廟的佔用與破壞，亦輕重有別。如以《臺灣日日新報》檢索，便尚可看到臺南、彰化、新竹、宜蘭及澎湖等地舉行祭孔的報導。誠然，因為報刊的性質，

<sup>16</sup>〔日〕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頁 97-100、179。

<sup>17</sup>孟祥瀚主持：《臺中市志：沿革志》（臺中：臺中市政府，2008），頁 107、240-248。

未報導不代表不曾舉辦，數量的多寡亦不必然代表儀典保存的興衰與否。但整體而言，臺南、彰化是日據時期祭孔最興盛之處，尤其地方首長參與祀典一方面代表彼等對於孔聖的尊崇，同時也增強事件的報導曝光度。這反映在兩地孔廟建築規制相對其他各地悠久，並非偶然！再從官方對於孔廟的補助看：如明治 40 年（1907）曾補助宜蘭孔子廟的祭典費<sup>18</sup>、大正 7 年（1918）大正協會議興文廟時亦提及：「昨在大正協會以瀛社及書房側之贊助，再興其祀典。由安東總督寄附幣帛料，下村長官亦親行參謁。」<sup>19</sup>可見總督府對孔廟的資金補助並不獨厚臺南孔廟。但在多處孔廟遭佔用、拆毀的情形下，全臺首學之臺南孔廟於祀典之保存，猶勝過其他孔廟。日人既了解臺灣尊孔傳統的價值（亦隱含籠絡士紳的企圖），也因此總督府撥款，加上臺南廳及全省重要會社的捐款，無形上讓臺南孔廟重修成為臺灣最具代表的「湯島聖堂」<sup>20</sup>，享有其他孔廟所沒有的待遇。是故，其後日本皇室抵臺時，多常參觀臺南孔廟，成為臺南地方長官表揚治蹟的樣板。<sup>21</sup>這可能就是枝德二願意投入修建一座中國傳統建築的另一重因素。但因為日方官員願意對古蹟的尊重，為臺灣留下了最重要、最完整的孔廟格局。

職是之故，孔廟之修繕雖由樂局士紳所倡議，但大正年間的整建，卻有大量官方人員與資金的加入，強化臺南孔廟的官祀色彩。《臺南聖廟考》特別強調此次臺南聖廟大修乃由時任臺南廳長枝德二主倡，修築發起人共列 52 名（其中 15 名為臺籍人士），從中又選出代表人凡 13 名：<sup>22</sup>

<sup>18</sup>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詢系統》，追加第 15 卷 12 號，網址：<http://db1n.th.gov.tw/sotokufu/query.php>（2015 年 8 月 3 日上網）。

<sup>19</sup> 不著作者：〈大正協會議興文廟〉，《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大正 7 年（1918）3 月 21 日。

<sup>20</sup> 日本東京湯島聖堂，乃江戶時期所建第一所孔子廟，乃由尾張藩主德川義直捐助名儒林羅山建於上野忍岡。曾蒙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拜謁，至五代將軍德川綱吉，乃將該廟遷至湯島，從此成為德川幕府的正式官廟。詳參孔祥林等：《世界孔子廟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頁 771-773。

<sup>21</sup> 吳嘉燕：《臺灣天公（玉皇）信仰之研究：以臺南市天壇為考察中心》（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114-118 言大正 12 年裕仁天皇太子（即後之昭和天皇）出行赴臺，訪問臺南孔子廟之際，便由以成社、以和社擔任禮樂隊伍。

<sup>22</sup> 該表原書依日語發音順序。相關職務部分則參考漢珍數位圖書公司製作：《臺灣人物誌》（臺北：漢珍數位圖書公司，2002），網址：<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start.htm>（2015 年 8 月 3 日上網）。

姓名	相關職務	備註
羽鳥精一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南支店長	
富地近思	臺南縣學務課長、臺南新報社長	
陳鴻鳴	臺南廳參事，臺南製糖會社專務取締役、臺南新報社取締役	臺籍
川原義太郎	曾任臺南地方法院長、辭官後任臺灣漁業會社長	
楊鵬搏	原臺南第一區區長，明治 42 年改制後任東區區長，大正 2 年任臺南廳參事	臺籍
田村武七	臺南辯護士會長、臺南每日新聞社長	
藤本夏生	臺灣銀行臺南支店長	
枝德二	臺南廳長	
佐佐木紀綱	臺南材木商組合長、土木建築請負業組合長、臺南商工組合長	
佐野政清	三十四銀行臺南支店長	
許廷光	臺南東區區長	臺籍
謝群我	臺南西區區長	臺籍
樋口茂助	打狗商船會社支店首席書記兼安平支店次席書記	

枝德二等 8 名日人多為政商界要員，如對照該書所附募款名單，上述日人或自行出資；或由其商號掛名，金額多在金百圓以上。至於臺籍 4 人，陳鴻鳴、楊鵬搏時任臺南廳參事；許廷光則接楊鵬搏之職，任臺南東區區長；謝群我則為臺南西區區長，諸人相當於臺南士紳在官方的代表。其中惟楊鵬搏、許廷光為原以成書院之董事。<sup>23</sup>蓋明治 30 年所選出的董事蔡國琳等人，至大正 6 年時已凋謝殆盡，僅剩許廷光、楊鵬搏、黃修甫 3 人。<sup>24</sup>再看 15 位臺籍發起人的背景及其捐獻資料：

姓名	相關職務	備註（金圓）	姓名	相關職務	備註（金圓）
馬達慶	臺南，臺灣南部產業會社社長		楊鵬搏	東區，臺南廳參事，代表人，以成董事	100
張文選	西區，（大正 9 年市協議員）	100	洪采惠	臺南，（大正 9 年市協議員）	筮（值 100）
張作人	西區，（大正 9 年市協	50	吳筱霞	（臺南富紳，許南英門	

<sup>23</sup> 杜潔明：《台南孔廟樂局：以成書院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53、72 考察日本戰敗後所移交之《台南寺廟台帳》記載：管理人為許廷光、陳鴻鳴、石秀芳。信徒總代為邱珊洲、韓子明。臺灣光復後，1947 年由孔廟管理人陳鴻鳴出任財產管理人，至 1948 年陳鴻鳴列冊將孔廟財產移交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是陳鴻鳴在光復前夕為以成書院重要的主事者，雖《臺灣日日新報》所載臺南孔廟祭祀時，陳鴻鳴亦多與其事，但在大正年間大修時未補入董事。再考黃典權、游醒民等：《臺南市志》，頁 4110、4402 載謝群我為光緒 15 年武秀才，日據時雄於實業，致義公益，捐貲毫無所惜。歷任臺南西區區長、臺南州協議會員、臺南州參事等職。其與以成書院之關係亦不明。

<sup>24</sup> 〔日〕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頁 97-100。

	議員)			生)	
陳中和	打狗支廳	300	黃修甫	臺南，以成董事	篋 (值 300)
陳萼棣	臺南	編鐘 (值 300)	許廷光	東區長，代表人，以成董事 (大正 9 年州協議員)	100
陳冠英	臺南，(大正 9 年市協議員)	簋 (值 100)	謝群我	西區長，代表人，以成董事 (大正 9 年州協議員)	爵 (值 200)
陳鴻鳴	西區，臺南廳參事，代表人	200	辛西淮	外武定區長	太牢架 (值 100)
劉瑞山	東區	100、登 (值 200)			

除陳中和外，多為臺南廳當地士紳。但與以成書院明顯關連者，惟增黃修甫 1 人。清朝以前孔廟的修繕除了官府出資支應外，多賴當地官吏與生員籌募興造。<sup>25</sup>日據政府既已廢除孔廟的教學功能，並視其為儒教之一般寺廟。捐修者或偶有董事、院生；但多數為政商名流。這些人士的加入亦稀釋了傳統士人官宦的色彩。這種官民集資的做法，枝德二也運用在嘉南大圳上。嘉南大圳原名官佃溪埤圳，大正 10 年 4 月方改稱嘉南大圳。係因嘉義、臺南兩廳每受旱魃、排水不良所苦。種植水稻、甘蔗等農民多只能看天望雨。大正 6 年總督府開始調查工程之可行性，7 年農民代表請願提出：願負擔一部份工事費，並以田賦長期攤還，希望此案能加速進行。9 年組合成立，開始推動工程。<sup>26</sup>工程由總督府工程師八田與一規劃，主體工程有水源設備、給排水設備、工事用動力發電等。至昭和 5 年 (1930) 竣工，灌溉嘉南平原 10 郡 5 街 40 庄，凡 17 萬 2 千餘甲。<sup>27</sup>組合創設之初，由臺灣總督府土木局長擔任管理者，枝德二以臺南州知事身分副之；大正 10 年 8 月枝德二受命專任管理者，而由繼任的臺南州知事吉岡荒造擔任顧問。<sup>28</sup>枝德二並為此新設公共水利事業，於昭和 5 年 3 月主編《嘉南大圳新設事業概要》一書，其自我宣揚的態度一如《臺南聖

<sup>25</sup> 「文廟、學宮均動帑修葺。如有薦紳生監等願修者，聽仍列名以聞，交部議敘。」易行編：《大清五朝會典》(北京：綫裝書局，2006)，《乾隆會典》卷 71，頁 24。

<sup>26</sup> 〔日〕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編：《嘉南大圳組合大正十年度事業概要》(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2)，頁 1。〔日〕不著撰人：《嘉南大圳》(臺北：臺大影印本，1920)，頁 1-5。〔日〕枝德二：《嘉南大圳新設事業概要》(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0)，頁 1-3。

<sup>27</sup> 〔日〕枝德二：《嘉南大圳新設事業概要》，頁 189。

<sup>28</sup> 〔日〕枝德二：《嘉南大圳新設事業概要》，頁 280-285。

廟考》。<sup>29</sup>

再回頭分析臺南孔廟重修之資金籌募分配：原訂修築總金額 33600 圓，除由總督府補助 15000 圓外，其餘 18600 圓則由臺南、嘉義、阿緱（今屏東）三廳下籌之，再參考該書附錄所載捐款細目，其預訂金額與實募款項分配如下表：<sup>30</sup>

地區			預募額	比例	實募額	實募比例
臺南廳	臺南市	內地人（日）	1860	10%	5168	22.67%（含官衙學校及內地人）
		本島人（臺）	5580	30%		
	臺南市外直轄及各支廳		7440	40%	14401	63.17%（臺南廳轄下本島人）
嘉義廳			1860	10%	2123	9.31%
阿緱廳			1860	10%	1107	4.86%
合計			18600		22799	

嘉義、阿緱兩廳，亦是由臺籍人士所捐，因此捐款總額之 77% 皆出臺人，較原估算 90% 有一段差距，但實際上除了阿緱廳外，大都超出預計額度。只是日人一方面透過臺南廳下各官衙職員勸募，另一方面由掌握臺地主要工商農產資源的會社挹注大筆資金，自然稀釋臺人的影響力。如果再加上由總督府補助之 15000 圓，修繕款項之臺資就更低於 5 成。這是否為枝德二在擬定籌募時所預先安排？不得而知。但其意涵即日本政府既對臺人尊孔倡議加以推揚，但卻必須由官方取得此一修繕工程之主導權。

## （二）官方技師主持修繕及其結果

考《臺南聖廟考》所述，孔廟自同治元年（1862）曾因地震受損而有修補外，至明治 30 年間凡 30 餘年不曾維修，何況 31 年 10 月起更被臺南第一公學校借用，充當為教室事務室或職員宿舍。<sup>31</sup>重修之議延宕至大正 4 年，則又經十餘年。雖較

<sup>29</sup> 枝德二似在編出此書後去職。據昭和 5 年 12 月稿《嘉南大圳問題》中大肆批評嘉南大圳濫用國庫工事費，工事完成後在工事上失敗、經濟也造成了損失。當時的臺灣製糖會社社長武智直道甚至在新聞上批評枝德二無能。詳參楊肇嘉編輯：《嘉南大圳問題》（東京：臺灣問題研究會，1931），頁 1-10。水利工程自非立竿見影，尤其大幅舉資，亦非一時可回收成本。但枝德二卻因此去職，或亦枝氏所始料未及。

<sup>30</sup> 〔日〕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頁 49、275-329。

<sup>31</sup> 〔日〕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頁 20-22。

臺地其他孔廟或被拆毀、移置，猶有幸焉，但已有不得不修的迫切性。募款人士與金額上，日本官方既已取得主導權。反映在修繕事務的工程分擔上，即由臺南廳庶務課負責所有庶務與工務。《臺南聖廟考》記載：當時臺南孔廟修築工事，原由臺南廳技師島田宗一郎、技手若林又藏二人專主其事，最盡心力。然此二人相繼離開臺南，復由技師森田松三郎、技手尾計國吉等代理。<sup>32</sup>倘對比大正年間所重建之臺北孔廟，聘用泉州名匠王益順負責設計與重建。臺南孔廟重修雖提及廖東明、楊蕃蕃以及監工助手許全等人外，並不見民間的傳統匠師投入。<sup>33</sup>

范勝雄便認為：這樣由日人技師主導的孔廟大修，是使其萎縮成日式孔廟。蓋此時孔廟只是祭孔的場所，其規制已不受當政者所重視。因此如文昌祠、朱子祠毀而未復，只餘下明倫堂、文昌閣，已離「清制」宏模遠甚，故稱之為「日式」的孔廟。<sup>34</sup>范氏由建築的功能與完整性來看「清制」或「日式」，其實是有政治、文化的價值考量。但回歸到建築本身，如此判斷是否得當，似可斟酌。蓋考察臺灣現存的日據時期建築，不乏帶有濃厚日式色彩，甚至是日本帝國意識的風格者。<sup>35</sup>但枝德二所主導的大修，既沒有將孔廟改成神社，甚至亦不曾在原有建築形式上，加上任何日式元素。由其修繕成品而論，技師相當程度遵守了原有的格局，可謂修舊如舊。《臺南聖廟考》載有修築前後二圖，其修築前圖對比乾隆 42 年（1777）知府蔣元樞重修時所留之臺灣府學全圖碑，大致相當。日本技師採取了將所有舊建物解體重建的方式進行修繕，這其實也是臺灣民間傳統匠師所慣用的方法。<sup>36</sup>技師除抽換了新

<sup>32</sup> [日]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頁 58-59。

<sup>33</sup> 枝德二曾居住的臺南知事官邸現猶可考見明治 33 年（1900）上樑儀式由神社神官與業主共同釘掛之「棟札」，文凡三列：上列書「手置帆負命、天太玉命、彥狹知命」（考諸日本《古語拾遺》記載，上述皆為日本神道傳說中的神祇）；中列除有「知事官邸上棟式，維時明治三十三年四月廿一日」字樣外，又書「建築主任官臺南縣技手明田藤吉、工事監督臺南縣雇小池熊四郎」；下列則書職事人員：監督川喜田之助、齋藤文吾；大工棟梁栗田稻松；鳶頭勇井貫道；左官頭（即泥水匠）林愛記、苦力頭黃大電。由此可知，日據時期的官方建築在設計監造，多由日人主持；惟基層的工務勞作，仍由臺籍人士負責。

<sup>34</sup> 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5）》（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頁 17-22。

<sup>35</sup> 如緊鄰孔廟之臺南武德殿（1936 年建）門廊屋頂採用唐博風式；而高雄火車站（1940 年建）屋頂則為帝國冠頂式。

<sup>36</sup> 漢寶德：《築人間：漢寶德回憶錄》（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1），頁 184。

建材外，並加強防蟻裝置，修補破損之屋瓦與壁面。山田式交待建物的修繕情形：大成殿、東西兩廡、禮器庫、樂器庫、櫺星門、崇聖祠、典籍庫、明倫堂、文昌閣、東西兩大成坊、泮池、牆墀及廟內步道，在原預算中修繕完成；入德之門、禮門、義路、事務所、學官公署、諸生會見所等，則在預算所餘款及增募的 6000 餘圓中追加增修。至於文昌祠、朱文公祠、大成門等，山田氏未言，但顯然經費已無以支應。<sup>37</sup>設使當時經費如果充裕，枝德二等人是否會將文昌祠、朱文公祠亦一併修復？吾人固無法揣測。但由其修繕的次第可以看出：彼等優先完成孔廟的主體建築，再旁及禮器庫、樂器庫，顯然為了完備祭孔之禮儀而來。其次對於事務所、學官公署、諸生會見所等之修整，誠然已與清代之教諭學署有異，但此已是當時所見樣貌，盡可能的復原。因此，范氏批評日人刻意刪去文昌祠、朱文公祠建築，使其失去學校功能，而轉成為日式孔廟的看法，筆者以為並不公允。

然而此次大修依然留有遺憾，首先自然是櫺星門。就今存日據時期的圖片猶可看到臺南孔廟修繕前的風貌，《臺灣寫真帖》第九集（大正 4 年 6 月 15 日）其中在今泮池北方明顯有一牌坊式之櫺星門；《臺灣拓殖畫帖》（大正 7 年 1 月 25 日）則荒煙蔓草中似乎內垣猶在，但櫺星門已頹壞，故山田式所繪修築前圖並無此門。問題是山田式皆將應稱為大成門或戟門之孔廟南方正門，誤指為櫺星門。在中國（含臺灣）各地皆無此稱法，顯然日本技師或是山田氏對於孔廟的建築建制掌握並不精準。又其曾云大成門亦列在計劃，但最後未成。無論此大成門是指原櫺星門，或指朱文公祠之祠門，皆不合孔廟建築命名之禮制。其次，禮門、義路、櫺星門間與原建築群聯繫成閉鎖的圍牆，也不再重修。該項設計乃康熙 51 年（1712）陳瓊再修時增設，乾隆 42 年（1777）知府蔣元樞重修時因之。<sup>38</sup>考察方志所存學宮圖<sup>39</sup>：康熙 59 年《臺灣縣志》櫺星門為牌坊式，與內院牆相連。門外為泮池，再外則復有外院牆共 27 丈 5 尺，包圍廟學所有建築；門內則以短牆連接義路、禮門等東西兩院門，再與孔

<sup>37</sup> 〔日〕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頁 57-58。

<sup>38</sup> 傅朝卿、廖麗君：《全臺首學臺南市孔子廟》（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0），頁 2-6。

<sup>39</sup> 現存各朝《臺灣府志》皆未繪學宮；但《臺灣縣志》則詳矣。

廟南門相接。<sup>40</sup>乾隆 17 年《重修臺灣縣志》櫺星門改為門屋，內外院牆相連與義路、禮門等院門形制不變，惟禮門、義路東西互易。<sup>41</sup>嘉慶 12 年《續修臺灣縣志》此院落與泮池、外院牆規制皆未改，其後道光 30 年補刻本同此圖。<sup>42</sup>再考乾隆 28 年重修《泉州府志》學宮圖為右廟左學，在大成殿南面有拜庭，庭外有泮池。池南即為大成門，左右分別有金聲、玉振門。大成門外有露庭，庭之左右兩柵門為禮門、義路，其南為櫺星門。<sup>43</sup>乾隆 30 年重修《晉江縣志》學宮圖為左廟右學，在大成門外有露庭，禮門、義路兩門分據庭之左右，其南為櫺星門，並無泮池。<sup>44</sup>比諸曲阜孔廟凡九進，在第一進櫺星門內左右有「德侔天地」與「道冠古今」兩坊作側門；第二進側門曰快覩、仰高；第六進側門東曰毓粹、西云觀德<sup>45</sup>，並無禮門、義路之稱。則知禮門、義路二門或為閩南孔廟之特色，尤其慣與南方照壁（萬仞宮牆）結合在一起。藉由將南方中軸動線的阻隔，使得學子務必經禮門、義路此二院門方得進入。此即利用建築空間之設計，將《孟子·萬章》篇所云「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sup>46</sup>一語具體形象化。但大正時重修前圍牆猶存，但重修後圍牆不復原，便使禮門、義路成為獨立的門屋，如此一來，建築之象徵語言就為之破壞。由此兩點，可見日籍技師並不見得了解閩南式孔廟建築之建築語言。對比重建的臺北孔廟，尤為明顯。<sup>47</sup>

40 清·陳文達等：《臺灣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首，頁 15-16。

41 清·王必昌等：《重修臺灣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首，頁 4-5。

42 清·謝金鑾等：《續修臺灣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首，頁 4-5。

43 清·郭慶武等：《（重修）泉州府志》（臺南：登文書局，1964），卷首，頁 8-9；卷 13，頁 1-2。

44 清·朱升元等：《晉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16。

45 金·孔元措編：《孔氏祖庭廣記》（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頁 47-48 所載金闕里廟制，東為毓粹；西為觀德。但其內尚有一重側門東為居仁，西為由義。明·陳鎬編：《闕里誌》（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頁 64-65 同此。但今曲阜孔廟似不見此二門。

46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頁 451。

47 黃啟書：〈官祀與民祠：談臺北孔廟與保安宮在情境教學中之相益性〉，發表於「儒學的理論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研院文哲所、臺灣大學中文系、中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協會主辦，2013 年 10 月 28 日），頁 6-11。



### 三、許廷光以士紳身分勸募維護

許廷光（1860-？），號凌槎，臺南人。據明治 33 年（1900）出版之《臺南事情》所載：

行年二十有幾，童子試始獲售，困於棘園，屢戰皆北。……後僅以上舍生食餼焉。當其學舉子業時，即留意地方諸務，曾同其胞兄舉人許廷崙及葉向榮、藍種玉，往鳳屬溪尾蔡一帶開山撫番，墾闢田園。（光緒 10 年）又同其胞兄許廷崙蒙臺澎道劉璈委辦理團練。……迨我國領有臺地，其房屋即總督行臺，又辦理總督府差事，日夜勤勞，始終不怠。樺山總督甚為嘉獎。……明治廿九年六月間偵知土匪謀襲臺南城，同蔡夢熊密報官署。……全年十一月間蒙委往鳳山辦理勸誘土匪歸順並聯庄事務。……卅一年二月任臺南縣參事，全年十二月鳳山地方匪亂，赴阿猴，夜間深入溪州庄，畫林小貓賊巢地圖。又全年全月隨兵隊討伐，卅二年一月到鳳山弁理歸順。<sup>48</sup>

但大正 5 年出版之《臺灣列紳傳》卻稱許氏「自幼入塾，以早慧著世。光緒癸未登第初舉秀才，乙酉歲取進增生，癸巳歲補為廩生。學問該博，識見卓絕，誠為臺南舊儒生中之軒冕。」<sup>49</sup>其實許氏乃因科第不遂，遂轉趨政務，《臺灣列紳傳》所言蓋多溢美之辭。1930 刊《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則稱其：

評議會員中最年長者。明治 16 年秀才及第，18 年增生、20 年更為廩生。明治 45 年任臺南西區長，大正元年天機奉伺に總代として參内し、明治大帝の御大葬に總代として參列せる光榮を荷ふた。大正 2 年任東區長。大正 4 年於京都參與御大典，同時受賜勳六等旭日章。大正 12 年又受勳五等瑞寶章。<sup>50</sup>

其受日本政府之重用賞識，幾不亞乎辜顯榮。

<sup>48</sup>〔日〕中神長文編：《臺南事情》（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頁 152-153。但其名誤刊為「許延光」。

<sup>49</sup>〔日〕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 291-292。《臺灣省通志稿》即因襲此說，參黃純青、林熊祥等：《臺灣省通志稿》，頁 15311。

<sup>50</sup>〔日〕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頁 112-113。〔日〕臺灣大觀社編：《最近の南部臺灣》（臺南：臺灣大觀社，1923），頁 11，與此相近。

## （一）許氏在以成書院之地位

歸清代以來以成書院的發展，道光時初置聖廟樂局由開局當初之地方名人 12 位為董事；歷年人事物故更替，光緒年間遞補董事者，凡有吳尚震、許廷崙、楊建滄、施學珍、顏廷均、韓應辰、顏尚霖、蔡捷昌、楊建文、蔡紹宗、吳孰追、吳倫言、林朝時、許廷光、陳鳴鏘及許南英等 16 名。<sup>51</sup>光緒 17 年許南英因科第最高，所以擔任董事之首。但在此時，許廷光已與胞兄舉人許廷崙進入了樂局核心，較蔡國琳為早。乙未割臺，聖廟祭祀制度及清朝府學制度，皆被日本政府廢止，許南英去臺，以成書院亦被迫改名為以成社。明治 30 年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邀集原失散各地之聖廟董事多人商議，指名由臺南蔡夢熊、商朝鳳、蔡國琳以及前董事許廷光等管理樂局所屬土地，與孔廟建物及禮樂器管理暨諸般事項斡旋之任務。其中尤註明許廷光為「元の董事」。<sup>52</sup>但重組的 8 名董事蔡國琳、蔡夢熊、許廷光、商朝鳳、黃修甫、楊鵬搏、陳慶霖、陳脩五等，因蔡國琳身為舉人，許廷光只屬廩生，所以仍由蔡氏領銜。另一層原因，則是文壇的聲譽。蔡國琳中舉雖早（咸豐 8 年入泮，同治 2 年補廩生，光緒 8 年中舉），但卻未如許南英於會試登第。許南英返臺時因奉命辦理墾土化番事宜，辭就蓬壺書院山長，即薦蔡國琳自代。<sup>53</sup>而許南英光緒 4 年（1878）所設詩文社——崇正社，在登第歸臺後即邀集蔡國琳、趙鍾麒、胡殿鵬、謝石秋等再組浪吟詩社。<sup>54</sup>乙未許氏內渡，詩社亦交由蔡國琳主持。明治 30 年（1897）蔡氏偕陳瘦雲重振「浪吟詩社」，更邀連雅堂、李少（步？）青入社。39 年臺南趙雲石、謝石秋、連雅堂創立南社時，更推蔡國琳為第一位社長，趙雲石副之，幹事楊鵬搏，謝石秋。蔡氏倡議每月命題，向社內外徵詩，春秋佳日至臺南諸勝地，小集擊鉢<sup>55</sup>，

<sup>51</sup> 林開登編：《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三四週年誕辰釋奠暨以成書院一五〇週年特刊》，頁 4。

<sup>52</sup> 〔日〕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頁 97-98。

<sup>53</sup> 賴子清：〈臺南詩文社〉，原刊載於《臺南文化（新刊）》新 8 期（1980.1），後收入臺南市文獻委員會：《臺南文化（新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1757。

<sup>54</sup> 其後如南社，甚至春鶯吟社、西山吟社、桐侶吟社、留青吟社、錦次吟社、珊社，乃至於現今之延平詩社，多由該詩社所發展演變而來。

<sup>55</sup> 賴子清：〈臺南詩文社〉，頁 1743-1761。許丙丁：〈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原刊載於《臺南文化（舊刊）》第 3 卷第 1 期（1951.6），後收入臺南市文獻委員會：《臺南文化（舊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4-17 則以為：許南英當浪吟詩社社長及與蔡國琳等組社一事，如據連雅堂年表

使南社成為全臺最重要之詩社之一。<sup>56</sup>因此在許南英離臺後，詩壇祭酒的蔡國琳，自然亦是接替許氏在以成書院位置的最好人選。<sup>57</sup>相對上述傳記中，並未提及許廷光在詩文界有何活動。換言之，許廷光在科第人士眼中，恐怕只是個棄文從政的地方士紳而已。倘若蔡國琳未於大正重修前病卒，則臺南孔廟的修整大事，自應仰賴其主持。然而董事既已接踵凋謝，存者惟許廷光、楊鵬搏、黃修甫 3 人，其中許廷光更因親日的政治立場，官途順遂，遂成為枝德二所委命的臺籍士紳代表之不二人選。

## （二）後人淡化許氏維修孔廟之勞

以成書院董事在大正重修時，僅存者許廷光、楊鵬搏、黃修甫三人。擔任發起代表人許廷光、楊鵬搏二人，既有前清的功名，又任日政府之官員，因此成為最能居間協調臺南紳商以及日本官府籌募款項者，故山田氏尤稱二人，為修築夙夜勞力，東西奔走，眾人咸稱其勤勞，功不可沒。這是否為山田氏對顯赫官紳的刻意頌揚？考察遷居臺北的謝汝銓（雪漁）於〈臺南孔子廟聖樂〉一文所述：

前清時代，由官管理，領臺以後，由臺南教育會管理，在地士紳辦理祭事，經費由教育會支辦，廟堂數經募款修葺，祭器樂器補充，煥然一新，當時最努力者，為故許廷光、趙鍾麒（按即趙雲石）、楊鵬程（按：當為鵬搏或雲程之誤）及今府議員黃南鳴（按即黃欣）諸氏。余亦府學生員一人，許廷光氏來北赴府評議會，與余磋商祭器、樂器事。其犧尊、象尊二器，則託辜家之鑄造會社范銅以造，樂器則取諸福州，禮樂器次第完備。至昭和十四年（1939），祭式改如臺灣神社祭一樣，用神社祭典之樂，於是舊式之祭器樂

考之，時間上很有疑問。

<sup>56</sup> 黃典權、游醒民等：《臺南市志》，頁 4396 載謝汝銓（1871-1953），字雪漁，原籍臺南，日據後遷居臺北市。少從蔡國琳學。光緒 18 年生員。乙未曾佐許南英辦團練以抗日。明治 42 年與林湘沅、洪以南等共創瀛社，並繼以南為第二任社長。極力鼓吹詩學，瀛社社友之作品多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遂執北臺詩社之牛耳。足見日據時南北兩大詩社，皆與許南英、蔡國琳多有淵源。

<sup>57</sup> 〔日〕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 1 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3），第 12 號，頁 234-236 之「舊慣問答錄」記載：彰化孔子廟的董事是由官方直接管理指定所置。而第 5 卷（1977），第 12 號，頁 259-260 討論臺灣公業中的廟業，其董事為名譽職，無任期限限制。由此可類推臺南孔廟的董事組成狀況。

器胥廢，保存禮樂器庫，空委灰塵。<sup>58</sup>

這段敘述可由現存臺南孔廟之禮樂文物得到證實，其中有鑄「昭和九年甲戌董事許廷光陳鴻鳴黃欣趙鍾麒石秀芳添造口元廩生邱珊洲監製」銘文之銅豆凡 50 件。原器「昭和九年」（1934）銘文處有被磨平的現象，調查者黃翠梅等人，以為係臺灣光復初期抗日情結之舉措。<sup>59</sup>日據後期的謝汝銓並無必要為活躍於明治、大正年間的許廷光錦上添花。平心而論，枝德二主導大正重修時，許廷光確為最佳士紳的代表。其一是許氏尚屬前清科第人士、更是以成書院的資深董事。其二正是許氏對日本政府百般順服。但觀明治丁酉（1897）蔡國琳〈臺南縣志序〉猶自述：

歲癸巳有編纂《臺灣省志》之舉，曾分任採訪事蹟。書未及成，有事中止。稿本復散佚。越二年，臺歸帝國版圖。丙申春自廈旋里，為忌者構誣，禍幾不測。事白而後，佐野先生荐於磯貝縣憲，襄校《縣志》。<sup>60</sup>

由臺灣巡撫唐景崧開修的《臺灣通志》，因甲午戰爭而中止，今尚可考其稿本。蔡國琳一度攜眷內渡避禍，但不久又返臺。文中所謂「為忌者構誣，禍幾不測」，或與其門人曾春華、丁南金武裝抗日有關。<sup>61</sup>倘無知事磯貝靜藏力挺，聘用蔡氏為臺南縣參事及《臺南縣志》纂修委員等職。則蔡氏能否在軍管尚嚴的時期，維修被佔用的孔廟，不無疑問。相較之下，許廷光歷任臺南西區長、東區長，甚至早在大正 4 年受勳，可以說是日本政府最忠誠的僕御。正如磯貝氏聘任蔡氏般，枝德二對於孔廟的諸多指示，許廷光自然是忠貞的奔走者。誠然許氏依附日本政府，歷任要職，屢獲致勳，財勢兩得。但無論是由枝德二所主導的孔廟大正 6 年重修成果，或是昭和 9 年的禮器修補，許氏對保存臺南孔廟建築禮樂之辛勞與努力，仍不宜一筆抹煞。

以許廷光在日本政府所受之榮寵，當時所出版之官紳名錄，許氏無不與之。但

<sup>58</sup> 林文龍：〈臺南孔廟「以成社」補述〉，原文刊載於《臺南文化（新刊）》新 6 期（1979.1），後收入臺南市文獻委員會：《臺南文化（新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26-27 所引《崇聖道德報》第 50 號（1943 年）之文章。

<sup>59</sup> 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2011），頁 57。

<sup>60</sup> 蔡國琳等：《臺南縣誌》（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蔡序，頁 1。

<sup>61</sup> 黃純青、林熊祥等：《臺灣省通志稿》，頁 15460。

光復以來，民國修纂之方志史料卻鮮少論及。如以成書院之沿革對其貢獻事蹟，多輕描淡寫，甚至不載其名。<sup>62</sup>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1931）「臺南孔廟管理人追加目下手續中」條云：

當明治三十八年土地申告時，以市中有力者陳修五、高（按：當做商）朝鳳、楊鵬搏、黃修甫、蔡國琳、許廷光諸氏，為管理人。然此數十年來，相繼凋謝。現生存者，者（按：者字為冗）許氏一人而已。當枝德二氏知事於臺南時，雖內命黃欣、趙鍾麒、陳鴻鳴、石秀芳四氏參加管理，而財產上正式登記，閱今尚付缺如。更而例年收益，對於春秋兩祭典，及前後期課稅外，許氏忙於公私兩事，雖自信無所缺點，收支概無明細提出，祭典中，或有時延誤，不無惹出市人煩言。故者番，由黃陳趙石四氏，擬將此廟產，合奎樓書院、五文昌祠、呂祖廟，三官堂各有產，共置書記一名，懇許氏諒解，以便辦理歷年學祭及納租等事。<sup>63</sup>

報刊所言雖委婉，但可見昭和年間許廷光尚管理孔廟財務，只是已遭人非議，故出現此財務整頓的建議。惟同報昭和 10 年 3 月臺南孔廟春祭，許廷光仍列次陪祭委員。至昭和 13 年 12 月 16 日才因皇民化運動因素，黃欣、陳鴻鳴、許廷光、石秀芳等提出將孔子廟移管與臺南市，做為寺廟整理之示範，同時祭典樣貌也採用與東京湯島聖堂的相同面目。此時許廷光對於孔廟的影響力已遠不如大正時期了。是否因為許氏晚年管理上的弊端，影響了他在樂局的地位？現今書院有東西列先達神位序軸，東列尚可考見許南英、陳鳴鏘、王老五、趙雲石等名；西列甚至猶有楊鵬搏之名。杜潔明訪談院生耆老方省策，提及兩列先達牌位有無記錄問題？方氏答云：

除了以成書院有院生手冊，之後的院生（民國 67 年）才有記錄，之後的僅知道名字，有的過世了，家人沒有通知，所以也沒列上去，譬如編《同聲集》的林海籌也沒列在上面。<sup>64</sup>

<sup>62</sup> 林開登編：《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三四週年誕辰釋奠暨以成書院一五〇週年特刊》，頁 4。

<sup>63</sup> 《臺灣日日新報》（漢珍/ゆまに）清晰電子版（臺北：漢珍數位圖書公司，2005），昭和 6 年（1931）4 月 20 日「臺南孔廟管理人追加目下手續中」條，網址：<http://ntulib4b.lib.ntu.edu.tw:8088/cgi-bin2/LiboCgi.exe>（2015 年 8 月 3 日上網）。

<sup>64</sup> 杜潔明：《台南孔廟樂局：以成書院之研究》，頁 115。

如對孔廟產權移轉甚有影響的陳鴻鳴，亦不在其中，則此先達神位自非完整的以成書院名單。杜潔明探究昭和 9 年許廷光、謝汝銓事蹟，言以成書院未有此二人之資料，而書院內之先達牌位亦未見二人名列於上，應是後來移往他地居住，成失聯社員。<sup>65</sup>考賴永祥《教會史話》「二老口舊樓」所云：

1868 年 11 月 25 日，馬雅各醫生由海路自打狗抵安平，經過 2 週搜尋之後，在府城內二老口典了一大厝，做為傳教的基地；此厝一直由教士會使用到 1900 年歸還原主為止。為別於後來近東門所建的新樓，一般稱此厝為舊樓。此大厝位於二老口街府東巷尾，西鄰後來由英國領事館所典，再隔壁就是臺灣府署。厝是老式平房，有三進。……據馬醫生於 1902 年致巴克禮函，得知此厝典自「金繼成」(Kim Ke-seng)，就是廩生許建勳（素為英商怡記行夥）所設之行。一般都稱「許厝」。而此厝後來是許廷光所居。……（許廷光）光緒癸未（1883 年）科秀才，乙酉（1885 年）科增生，癸巳（1887 年）科補廩生。乙未（1895 年）日軍入台，他與蔡夢熊、楊鵬搏、陳修五等代表市民，偕巴克禮宋忠堅往見日將乃木希典，請其進駐。在日人統治下，任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等要職，勢財兩得，但晚年蕭條潦倒不堪。此產業遂落入日營造廠「湯川組」（組頭湯川鹿造）。<sup>66</sup>

許氏何以晚年蕭條，潦倒不堪？史料未詳。但並未提到許廷光移居他地。杜氏的推測，似宜斟酌。

在民國以後許廷光史料文獻不足的情況下，欲論述許氏維護孔廟的功勞遭後人冷落之歷史事實，實已難詳考。但吾人尚能由蛛絲馬跡，推測出一些端倪。除了上述晚年出現管理流弊、書院文獻不齊等可能外，還可能因為以成書院的定位轉變。臺南素為人文匯萃，文教首善之區，並不因光緒設省後政治中心北移而衰落，乙未割臺前臺南仍是科第人士相對集中之處。因此清朝中葉以成書院初創時，臺南孔廟足以擁有一個由生員組成的禮樂團體<sup>67</sup>，並由所推董事職司掌理學田租金，以維祀

<sup>65</sup> 杜潔明：《台南孔廟樂局：以成書院之研究》，頁 35。

<sup>66</sup> 賴永祥：〈《教會史話》第 134 則「二老口舊樓」〉，《台灣教會公報》第 2028 期，1991 年 1 月 13 日，頁 5。

<sup>67</sup> 如參考唐贊袞《臺陽見聞錄》對同治 10 年彰化遴選佾生開局教演的描述，則清代臺灣各地孔廟理應都擁有自己的樂局。但或許因為科第人數、以及歷史傳承等因素。在日據以後如臺北等孔廟都未

典。即便日據後，既難再有科第新血加入，書院也被日人改為「以成社」（臺灣光復後方恢復原名），等同被迫轉型為純粹襄佐祀典禮樂的樂社。<sup>68</sup>但尚可經由父子相承維繫傳統。尤其是科舉廢除之後，詩文社成為另一個繼承漢學傳統的組織，前述蔡國琳、楊鵬搏與趙雲石等以成書院之重要成員，甚至即是南社的主要幹部。學者進一步分析南社社員中，多人亦為以成書院社員或董事<sup>69</sup>，足見以成書院與詩社文社之密切關係。廩生出身的許廷光似乎自外於這個漢文化傳統，專心扮演日本政府的基層吏員。這或許可以解釋，因何書院東西列先達神位序軸中有楊鵬搏，卻無許廷光的原因。更進一步言之，大正 10 年（1921）因樂生多至 100 餘人，自以成社中分出以和社，這兩個團體皆編入樂局了。兩個團體所演奏的音樂分為用於孔子廟（文廟）、關帝廟（武廟）祭典的「聖樂」，以及用於其他廟宇祭典的「十三音」，而「聖樂」每年由以成社、以和社輪流服務。<sup>70</sup>只不過以和社存在的時間並不長，祭孔典禮的樂舞大多仍由以成社服務。<sup>71</sup>以成書院（以成社）在日據時既與以和社等其他樂社有著密切的支援關係，便更向純粹樂社靠攏。<sup>72</sup>而做為寺廟管理人的董事，與樂社的社長便區分開來。到 1948 年陳鴻鳴列冊將孔廟財產移交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以成書院更被摒離於臺南孔廟的管理權外，後來更衍生出與臺南市政府的產權、租金爭議。董事與樂社的職掌分離，便更易造成現今以成書院對日據時歷史陳述，

---

具備如此歷史淵源的士紳樂社團體，轉而仰賴臨近祭祀圈的民間宮廟樂社支持。財務與管理上，除文士、鄉紳外，有時甚至憑藉鸞堂等其他儒教教派人士贊助。參黃啟書：〈官祀與民祠：談臺北孔廟與保安宮在情境教學中之相益性〉，頁 2-5。

<sup>68</sup> 杜潔明：《台南孔廟樂局：以成書院之研究》，頁 30、53。

<sup>69</sup> 杜潔明：《台南孔廟樂局：以成書院之研究》，頁 39-40。

<sup>70</sup> 吳嘉燕：《臺灣天公（玉皇）信仰之研究：以臺南市天壇為考察中心》，頁 114-118。但杜潔明則以為：以和社為是臺南天壇（祭祀玉皇上帝）之民間樂社，另外又有經文社以伴奏誦經為主，日據時二社與以成社關係密切，常相互支援武廟等其他廟宇之音樂演奏，也因此社員兼有二社、三社身分，屢見不鮮。詳見杜潔明：《台南孔廟樂局：以成書院之研究》，頁 39-41。

<sup>71</sup> 參〔日〕黑澤隆朝：〈臺南孔子廟の樂舞〉，收入東洋音樂學會編：《創立三十周年記念：日本・東洋音樂論考》（東京：音樂之友社，1969），頁 54-55。陳保宗：〈臺南の音樂〉，《民俗臺灣》第 2 卷第 5 號（臺北：東都書籍臺北支店，1942），頁 36-42。〔日〕水口拓壽：〈日治時期手抄本《臺南孔子廟祭典禮樂器部全圖》等初探〉，發表於「儒學的理論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頁 11-12。

<sup>72</sup> 杜潔明：《台南孔廟樂局：以成書院之研究》，頁 48 便指出：原僅是秀才與仕紳參與的以成書院，漸漸的社會化。

主要集中在大正 7 年首任以成社社長趙雲石、副社長莊燦琳；第 2 任黃欣、邱珊洲（第 2 屆任內臺灣光復），卻不及董事的現象。

第二種可能，則是光復以來的史料編纂立場。如民國 47 至 72 年間黃典權、游醒民等所修之《臺南市志》，〈人物志〉雖經增補，猶不列許廷光之傳。至民國 44 年黃純青、林熊祥等編《臺灣省通志稿》，方襲用了臺灣總督府之《臺灣列紳傳》文字。何以臺南當地方志不書？推測或與其媚日的行徑有關。如前述「日軍入台，許氏與蔡夢熊、楊鵬搏等人前往請降一事，代表市民，偕巴克禮宋忠堅往見日將乃木希典，請其進駐。」<sup>73</sup>《臺灣列紳傳》載之甚詳，該文首先鋪陳日軍入臺前謠言使得人心惶恐，後云：

此時臺南城中，泰然抱正見於胸裡者，惟許參事焉。他是蔡夢熊、楊鵬搏二人耳，鼎坐凝議多時，凡求一生於萬死境之計成焉。城中又有英國長老教牧師卻雲督婁者焉……惟以傳西教為己任，士女皆敬服。即令斯人立證吾儕赤誠，應以乞憐軍門。……是月念一日，我軍全包围臺南而畢，許參事等三人，即伴卻雲督婁而徐徐行焉……遂間到于赤竹仔莊，表誠于軍司令部。……若夫此時微斯三人者，即所志於嘉定屠城紀與揚州十日記，應或非昔日之事。當年維持臺南者，惟此許參事等三人之力。<sup>74</sup>

文中卻雲督婁，當即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宋忠堅牧師（Duncan Ferguson 1860-1923）。不過，楊鵬搏傳記亦言及此事。蔡夢熊、楊鵬搏、許廷光，引日軍入城之舉，實與臺北辜顯榮相當。但正如《臺南市志》、以成書院先達神位皆可考見楊鵬搏之名，此事當非主要因素。再考大正 5 年大園市藏所編《臺灣人物誌》云：

二十九年十月土匪鄭猫生が臺南城を襲せる事情を探知し當道に急報して功あり，尋いて同年十月臺南縣參事蔡夢熊と協力し土匪の歸順を觀（按：當為勸）誘して匪徒鎮靜に殊功を奏し，三十年四月臺灣總督より紳章を授與せらる，同年十二月臺南縣參事拜命，尋いて三十一年十二月土匪林少猫の歸順を勸誘し且つ同人の潜伏せる臺南縣溪州庄の地圖蜜を（按：當做密）

<sup>73</sup> 賴永祥：《教會史話》第 134 則「二老口舊樓」，頁 5。

<sup>74</sup> 〔日〕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頁 291-292。



測して我警察隊に提供し。<sup>75</sup>

是許廷光引日軍入臺南後，多次誘降「土匪」。其中最關鍵者，為鳳山林少貓。林少貓（小貓，1866-1902），別號義成。鳳山阿猴人。曾隸劉永福部下。乃日據初期抗日領袖，與簡大獅、柯鐵虎並稱。乙未割臺時，曾召募閩南人、客家人與數千名卑南族勇士抗日。1896年攻佔阿猴日本憲兵屯所。1897年攻佔鳳山、潮州一帶。1898年攻佔恆春，為最令日本總督府棘手之抗日人物。兒玉源太郎任總督，採招撫政策，威脅利誘，小貓始與和談，歸順後定居鳳山後壁林庄。1902年（明治35年）5月26日，日本總督府藉口後壁村發生傳染病，日軍進入後壁村，對林小貓進行圍剿行動，林小貓中彈死之，享年37歲。<sup>76</sup>對照《臺灣人物誌》及前引《臺南事情》，便知勸誘林少貓歸順的人，即是許廷光；後來潛伏進入林少貓地盤密測地圖，甚至隨軍清剿者，亦是許氏。《臺灣列紳傳》如此陳述這段歷史：

雖然，未能會得臺灣草創之意義與帝國收籍之本懷者，遠互鳳山阿猴一帶，隱顯出沒，殆不可端倪。參事常與我軍隊協心，為破此頑冥，無畏艱苦，不辭跋涉，或入虎狼窟而懇論爛舌；或為孔明斬馬稷（按：當做謬）之思，蹇蹇匪躬。凡數年，臺疆全歸于綏靖之功，參事亦與而頗大。<sup>77</sup>

林少貓歸降後遭清剿，此事件在臺灣輿論中頗受非議，《臺灣列紳傳》才會用這樣的委曲的筆法為許廷光緩頰，但許氏卻也屢因綏靖有功而獲得勳榮。但隨著抗日勝利，臺灣光復。無論臺灣人民對於日本政府或喜或惡，各地多出現將日據年號塗改破壞的情事。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原先的「土匪」林少貓成為抗日義士；屢受勳爵的許廷光，無疑成為漢奸的代表。自然在民國以後的歷史論述中將許廷光摒除在外，連帶將其維護孔廟的努力也一併淡化。

<sup>75</sup> 〔日〕大園市藏：《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沢書店，1916），頁192。〔日〕內藤素生：《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頁266與此相類。

<sup>76</sup> 黃純青、林熊祥等：《臺灣省通志稿》，頁15453-15454。

<sup>77</sup> 〔日〕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頁292。

## 四、結語

欲了解一處古蹟建築，必先認識其興築的人事文史。臺南孔廟無疑是臺灣地區最重要的孔廟，此地能維持清代以來的基本樣貌，大正時期由枝德二所主導的重修，功不可沒。雖然因為募款金額未足以完成所有建物的重建，復原過程中某些設計亦未能掌握閩南孔廟特殊的建築語言，但「修舊如舊」的原則猶然具體呈現在大正年間的臺南孔廟重修上。尤其對比今日某些號稱歷史悠久的民間宮廟，恣意破壞傳統的藝術文化工藝，俗豔的擴大建築規模，更令人嘔唏再三。也正因臺南孔廟留下了大體完整的廟學結構，才使得學者可以臺南做為基礎，建構出閩臺孔廟的基本樣態，再進一步與大陸北方，乃至於日、韓、越南等地孔廟比較研究。縱然枝德二當年可能只是從施政樣板的態度下，鳩集了日臺官民之力，完成孔廟修整。但一座沒有什麼日本帝國語言的臺南孔廟，和惠民甚眾的嘉南大圳一樣，值得令後人欽仰。

從許廷光的行事，無疑是日本政府的臺籍胥吏。雖然或因其兄長許廷崙之故，其早加入以成書院的運作。但他與臺南文士之間，並沒有太多的文學往來。而是以一個親日士紳的身分，歷任地方官員。並可能因剿平抗日組織之功而蒙賜勳。在許南英、蔡國琳健在時，許氏對於臺南孔廟的影響不大。但大正重修時，因緣際會使他成為僅存，且最能實踐日方政府委任的奔走者，的確在大正、昭和之間，許氏亦善盡了維護孔廟之責。即便晚年時財務管理可能出現流弊，但吾人猶不宜因其政治立場而抹煞他曾做過的種種功勞。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金·孔元措編：《孔氏祖庭廣記》，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
- 明·陳鎬編：《闕里誌》，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 清·王必昌等：《重修臺灣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朱升元等：《晉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郭賡武等：《（重修）泉州府志》，臺南：登文書局，1964。
- 清·陳文達等：《臺灣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謝金鑾等：《續修臺灣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及論文集

- \* 林開登編：《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三四週年誕辰釋奠暨以成書院一五〇週年特刊》，臺南：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1984。
- \* 黃典權、游醒民等：《臺南市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 黃純青、林熊祥等：《臺灣省通志稿》，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 溫國良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28年10月至明治35年4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 孔祥林等：《世界孔子廟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 杜美芬：〈臺北孔廟的建置與祀典沿革〉，收入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歷史學研究所、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東亞地域孔廟與儒學研究中心編：《第一屆東亞地域孔廟與儒學研討會論文集》，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3，頁101-124。
- 孟祥瀚主持：《臺中市志：沿革志》，臺中：臺中市政府，2008。
- 易行編：《大清五朝會典》，北京：綫裝書局，2006。

- 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5）》，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
-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傅朝卿、廖麗君：《全臺首學臺南市孔子廟》，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0。
-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
- 黃啟書：〈官祀與民祠：談臺北孔廟與保安宮在情境教學中之相益性〉，發表於「儒學的理論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研院文哲所、臺灣大學中文系、中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協會主辦，2013年10月28日，共23頁。
- 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2011。
- 楊肇嘉編輯：《嘉南大圳問題》，東京：臺灣問題研究會，1931（昭和6年）。
- 溫國良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42年5月至明治44年11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
- 廖武治監修，李世偉等編纂：《新修大龍峒保安宮志》，臺北：臺北保安宮，2005。
- 漢寶德：《築人間：漢寶德回憶錄》，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1。
- 蔡國琳等：《臺南縣誌》，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日〕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臺南：高島怡三郎，1918。
- \*〔日〕枝德二：《嘉南大圳新設事業概要》，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0。
- \*〔日〕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 \*〔日〕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
- 〔日〕大園市藏：《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沢書店，1916。
- 〔日〕不著撰人：《嘉南大圳》，臺北：臺大影印本，1920。
- 〔日〕中神長文編：《臺南事情》，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日〕內藤素生：《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
- 〔日〕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編：《嘉南大圳組合大正十年度事業概要》，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2。
- 〔日〕水口拓壽：〈日治時期手抄本《臺南孔子廟祭典禮樂器部全圖》等初探〉，

發表於「儒學的理論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研院文哲所、臺灣大學中文系、中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協會主辦，2013年10月28日，共17頁。

〔日〕黑澤隆朝：〈臺南孔子廟の樂舞〉，收入東洋音樂學會編：《創立三十周年記念：日本・東洋音樂論考》，東京：音樂之友社，1969，頁21-59。

〔日〕臺灣大觀社編：《最近の南部臺灣》，臺南：臺灣大觀社，1923。

〔日〕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1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3。

## （二）期刊論文

林文龍：〈臺南孔廟「以成社」補述〉，收入臺南市文獻委員會：《臺南文化（新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26-27。

許丙丁：〈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收入臺南市文獻委員會：《臺南文化（舊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4-17。

陳保宗：〈臺南の音樂〉，《民俗臺灣》第2卷第5號，臺北：東都書籍臺北支店，1942，頁36-42。

賴子清：〈臺南詩文社〉，收入臺南市文獻委員會：《臺南文化（新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1757。

## （三）學位論文

\* 杜潔明：《台南孔廟樂局：以成書院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吳嘉燕：《臺灣天公（玉皇）信仰之研究：以臺南市天壇為考察中心》，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四）報章雜誌

\* 不著作者：〈大正協會議興文廟〉，《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大正7年（1918）年3月21日。

賴永祥：〈《教會史話》第134則「二老口舊樓」〉，《台灣教會公報》第2028期，1991年1月13日，頁5。

## （五）網路資源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2015年8月3日上網）。

《臺灣人物誌》，臺北：漢珍數位圖書公司，2002，網址：<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start.htm>（2015年8月3日上網）。

《臺灣日日新報》（漢珍/ゆまに）清晰電子版，臺北：漢珍數位圖書公司，2005，網址：<http://ntulib4b.lib.ntu.edu.tw:8088/cgi-bin2/LiboCgi.exe>（2015年8月3日上網）。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詢系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2，網址：<http://db1n.th.gov.tw/sotokufu/query.php>（2015年8月3日上網）。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Eda Tokuji, *Jia Nan Da Zun Xin She Shi Ye Gai Yao* [Summary of new Facilities: ChiaNan Irrigation], (Taipei: Taiwan Nichinichi Shimpo Office, 1930).
- Hashimoto Shirozu, *Tai Wan Tong Zhi Ji Qi Gong Lao Zhe* [The Biography of the Rulers and those who have Merit in Taiwan],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1999).
- Huang Ch.-Q. & Lin X.-X., *Tai Wan Sheng Tong Zhi Gao* [The Tongzhi Manuscripts of Taiwan],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1983).
- Huang D.-Q. & You X.-M., *Tai Nan Shi Zhi* [The Chorography of Tainan],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1983).
- Lin K.-D., *Da Cheng Zhi Sheng Xian Shi Kong Zi 2534 Zhou Nian Dan Chen Shi Dian Ji Yi Cheng Shu Yuan 150 Zhou Nian Te Kan* [The Special Issue of 2534th Anniversary of Confucius Birthday and 150th Anniversary of Yi-cheng Shu-yuan Establishment], (Tainan: The Committee of Tainan Confucius Temple, 1984).
- Taiwan Nichinichi Shimpo office, *Tai Wan Ri Ri Xin Bao* [Taiwan Nichinichi Shimpo], (Taipei: Taiwan Nichinichi Shimpo office, 1918).
- Taiwan Sotokufu, *Tai Wan Lie Shen Zhuan* [The Biography of Important Gentlemen in Taiwan], (Taipei: Taiwan Sotokufu, 1916).
- Tu Ch.-M., “Tai Nan Kong Miao Yue Ju: Yi Cheng Shu Yuan Zhi Yan Jiu” [Research of Music Bureau, Tainan Confucius Temple: Yi Cheng Classical Learning Academy]. MA. diss., Nanhua University, 2003.
- Wun G.-L., *Tai Wan Zong Du Fu Gong Wen Lei Zuan Zong Jiao Shi Liao Hui Bian* [The Documents of Taiwan Sotokufu about Religion], (Nantou: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1999).
- Yamada Takashi, *Tai Nan Sheng Miao Kao* [The Record of Tainan Confucian Temple], (Tainan: Takahata Yisaburou, 1918).

